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澹定集》、《尺泽集》。

《澹定集》

1955年 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 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尺泽集》

1955年 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3年 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摇摇录

澹 定 集

答吴泰昌问	(猿)
读作品记(二)	(源)
读作品记(三)	(愿)
读作品记(四)	(愿)
读作品记(五)	(愿)
读作品记(六)	(猿)
读冉淮舟近作散文	(猿)
读一篇散文	(源)
万里和万卷	(源)
关于“乡土文学”	(源)
与友人论传记	(源)
与友人论学习古文	(缘)
祝衡水《农民文学》创刊	(源)
业余创作三题	
摇——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远)

契诃夫

摇——纪念他逝世五十周年 (殒)

《幸存的信件》序 (殒)

《柳溪短篇小说选集》序 (愿)

吴泰昌《艺文轶话》序 (愿)

《曼晴诗选》序 (愿)

金梅《文海求珠集》序 (怨)

《张志民小说选》序 (怨)

《文艺增刊》致读者、作者 (怨)

《文艺增刊》辟栏说明 (怨)

《文艺评论》改进要点 (怨)

《文艺增刊》更名、缩短刊期启事 (怨)

芸斋书简

摇致丁玲 (怨)

摇致曾秀苍 (怨)

摇致铁凝 (怨)

摇致刘心武 (怨)

摇致鲍昌 (怨)

摇致贾平凹 (怨)

摇烬余书札

摇摇——致冉淮舟 (怨)

圆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com

摇致韩映山 (员圆愿)

《善阁室纪年》摘抄

摇在安国县 (员圆源)

摇在北平 (员圆苑)

乡里旧闻

摇木匠的女儿 (员圆愿)

摇老刁 (员圆苑)

摇菜虎 (员圆怨)

摇光棍 (员圆园)

成活的树苗 (员圆远)

大星陨落

摇——悼念茅盾同志 (员圆怨)

同口旧事

摇——《琴和箫》代序 (员圆园)

买《太平广记》记 (员圆四)

我的《二十四史》 (员圆源)

我的书目书 (员圆苑)

王凤岗坑杀抗属 (员圆四)

两天日记 (员圆四)

《幻华室藏书记》序	(1538)
题《孔德学校国文讲义》	(1539)
后记	(1540)

尺 泽 集

芸斋小说	(1540)
摇鸡缸	(1540)
摇女相士	(1541)
摇高跷能手	(1541)
摇言戒	(1541)
摇三马	(1542)
报纸的故事	(1542)
亡人逸事	(1543)
“古城会”	(1543)
第一次当记者	(1543)
新年杂忆	(1543)
新年悬旧照	(1543)
乡里旧闻	(1543)
摇外祖母家	(1543)
摇瞎周	(1543)
源	

摇楞起叔	(圆源)
摇根雨叔	(圆源)
小说杂谈	(圆缘)
摇小说与伦理	(圆缘)
摇叫人记得住的小说	(圆缘)
摇小说成功不易	(圆缘)
摇小说是美育的一种	(圆缘)
摇小说的体和用	(圆缘)
摇小说的欧风东渐	(圆缘)
摇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圆缘)
摇小说的取材	(圆缘)
摇小说的抒情手法	(圆缘)
摇小说忌卖弄	(圆缘)
摇小说的结尾	(圆缘)
摇小说的作用	(圆缘)
摇小说与时代	(圆缘)
摇谈比	(圆缘)
摇谈名实	(圆缘)
摇佳作产于盛年	(圆缘)
摇小说的精髓	(圆缘)
谈美	(圆缘)
文学期刊的封面	(圆缘)

两个问题	(圆苑)
和青年谈游记写作	(圆苑)
芸斋琐谈	(圆苑)
摇谈妒	(圆苑)
摇谈才	(圆苑)
摇谈名	(圆苑)
摇谈谀	(猿园)
摇谈谅	(猿园)
摇谈慎	(猿园)
读柳荫诗作记	(猿园)
读萧红作品记	(猿园)
王昌定《绿叶集》序	(猿园)
《田流散文特写集》序	(猿园)
再谈贾平凹的散文	(猿园)
《贾平凹散文集》序	(猿园)
《李杜论略》读后	
摇——给罗宗强的信	(猿园)
再论流派	
摇——给冯建男的信	(猿园)
关于我的琐谈	
摇——给铁凝的信	(猿园)

给傅瑛的信	(猿源)
附录	
摇北平的地台戏	(猿远)
摇《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性质	(猿怨)
后记	(猿园)

澹搖定搖集

答 吴 泰 昌 问

问：请谈谈生养您的环境和经历，是否有效地促使您成为一名作家，并在您的创作上留下怎样的印记？

答：你从我写的自传和一些回忆散文中，可以知道，我的家庭，我的少年经历，都是很平凡的。有一段时间，虽也有志于文学，但所得实在有限，不足以糊口，所以知难而退，到乡村教书去了。但是，从一九三七年的抗日开始，我经历了我们国家不同寻常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有幸当一名不太出色的战士和作家。这一时代，在我微薄的作品收获中，占了非常突出的地位。

问：“当我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这个题目您有兴趣谈谈吗？

答：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报》上，时间大概是一九二九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

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 ,从同情和怜悯开始 ,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 ,也是写她的不幸的。

问 :您在《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中说 ,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如果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抽掉 ,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请您更详细具体地说说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 ,您理解的人道主义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您是否认为有一种普遍的属于人类本性的人道主义 ?

答 :所谓人性、人道 ,对于人类来说 ,应当是泛指 ,是一种共性。人道主义 ,是一种广泛的道德观念 ,它是人类生活 ,人类文明 ,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 ,由于共同生活的必需 ,产生和发展它的道德、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长久实施 ,以及牢固地存在于人类头脑之中 ,似乎可以形成一种有遗传能力的“ 染色体 ”。即使是幼小的孩童 ,从他们对善恶的判断和反应之中 ,可以看出这种观念的先天性。人道观念和其他道德观念一样 ,可以因后天的环境、教育 ,外界影响 ,得到丰富、加强 ,发扬光大 ;反之 ,也可以遭到破坏 ,减损 ,甚至消失。中国古代哲学家 ,从人类的进化和完善着眼 ,一贯把性善作为人的本性 ,肯定地提出。

事实是 ,决定人类道德观念的 ,是人类的社会组织、经济生活、政治宗教、法制教育。经济生活占其中主导地位。经济生活的破产 ,常常使道德沦丧。此外 ,异族统治、社会动乱、反动政治 ,也可以使道德低落。经济生活的富裕 ,文

化教育的提高,则可以提高人类的道德。当然,这只是就其大体而言。道德之演进,如大江之行,回旋起伏,变化万端,激浊扬清,终归于进步。如异族统治,固使一部分人道德下降,但也激励另一部分人,使之上升。

文学艺术,除去给人美的感受外,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而是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所以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例如《红楼梦》就是一部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品。它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详见我写的《红楼梦杂说》。

问:文学与自传的关系历来看法不一,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答:当然,有很多文学作品,含有作者自传的性质,但不能说,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传。作家创作方法的不同,也能区别自传成分的多寡。

我的作品单薄,自传的成分多。

问:孙犁派(或叫荷花淀派)是公认的我国当代文学园地里一个有影响、有成就的文学流派,河北、天津一带许多作者的创作受您的影响,有意学习甚至模仿您的风格,但成功的似乎不多,这是为什么?请您顺此谈谈风格流派形成的要素与学习、创新等问题。

答:记者同志,你知道,我不会狂妄到,以我那么浅薄的作品,这么一点点成就,就大言不惭地承认有了一个什么

派。我一贯是反对“派性”的，当然这是学术。一些热情的同行们，愿意活跃一下学术空气，愿意爱好相同的同志们聚在一起热闹热闹。确实，我们冷清了很多年，也应该热闹热闹了。

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则极力制止过。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愿给同志们泼冷水。但是，以我看，这个所谓流派，至少是目前还没有形成。将来能不能形成？我看希望也不会很大的。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以某一个人形成一个流派的史实很少。即使像李白、杜甫那样名垂千古的大作家，在当时也没有流派之说。唐诗无流派，而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坛繁荣。散文方面，唐宋八家，也是各自为战，未立门墙。“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及其他几位大作家，在文坛上，都是星斗悬天，风靡一代，也没听说哪一个曾有流派产生。虽也有时集会结社，但多为期不长，即行分化。在文学史上，当然有以地区命名的江西诗派，公安、竟陵以及桐城，这些流派，是以文学上的共同主张，文字上的共同习尚相标榜。它们的出现，对于当时文学发展，是向前推进呢，还是阻碍其前进？起扩张作用，还是起局限作用？如果只是形成一种类似的文体、文风，则其价值就有限了。唐无流派，而诗的成就那样大，明清多流派，而文章越来越猥琐卑弱。看来，中国人，不习惯流派，我们封建观念重，一有流派，即易被认为门户，而门户对内是局限，对外是隔阂。

至于说学习、影响 ,那是另一回事 ,与流派无关 ,任何事业 ,年轻的一代 ,总是要受前人的影响 ,或因为爱好 ,向某一位老的同行学习。文学究竟不同于演剧、绘画 ,即使是演剧、绘画 ,也要在同一流派之中 ,不断推陈出新 ,才能发展进步。在文学上 ,以一人之藩篱 ,囿自己之身手 ,虽中人不取 ,况作家乎 ?

风格的形成 ,包括两大要素 ,即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时代特征的细节是 :时代的思想主潮 ,时代的生活样式 ,时代的观念形态。作家特征的细节是 :个人的生活经历 ,个人性格的特征 ,个人的艺术师承爱好。以上种种 ,都不是能强求一致 ,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的。所以说风格是不能模仿的。如只求其貌似 ,那只能对创作起束缚的作用。

文学的模仿 ,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只能说是学习阶段。应该很快从这种幼稚状态摆脱出来 ,发挥自己的特点 ,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 ,我对一些初期好像学习我后来离开我 ,另辟宽广途径的同志 ,总是抱鼓励的态度 ,并衷心感到高兴。任何事情 ,不能死心眼 ,抱住一个人或一种作品不放。我总是鼓励一些青年同志从我这里跳得更高一点 ,走得更远一点。这样才能使他们自己的作品 ,获得更多的生命的活力。

如果说流派 ,是只能从上面的原则 ,才能形成。因此 ,我对流派 ,也不抱虚无的态度。如果在我菲薄的才能之后 ,出现大材 ,如果在小溪之前 ,出现大流 ,而此大流 ,不忘涓涓之细 ,我就更感到高兴了。

我以为文人宜散不宜聚，一集中，一结为团体，就必然分去很多精力，影响写作。散兵作战，深山野处，反倒容易出成果，这是历史充分证明过的。

问 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

答 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

问 您最初接触的是哪个作家的作品？喜欢阅读中外哪些作家的作品？它们对您艺术风格有无影响？

答 我第一次读到的“五四”以后的新的文学作品，是一本灰色封面，题名《隔膜》的短篇小说集。这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是，我忘记了它是叶绍钧一人的专集呢，还是几位作家的合集。这一本书，使我知道了中国新的短篇小说的样式。

中外作家之中，我喜爱的太多了。举其对我的作品有明显影响者。短篇小说：普希金、契诃夫、鲁迅。长篇小说：曹雪芹、果戈理、屠格涅夫。

问 您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普遍受到称赞，可惜都是未完成之作，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当初写“初记”、“前传”时，是否准备续写“后记”、“后传”？人们关心您是否打算续写《铁木后传》？

答：已经忘记，在写这两本书之前，是否有雄心壮志，要写几部几部。但确实因为没有全部完成，所以只好标题为“初记”和“前传”。实事求是地说，《风云初记》没有写完，愿

是因为我才情有限 ,生活不足。你看这部作品的后面 ,不是越写越散了吗 ? 我也缺乏驾驭长篇的经验。《铁木前传》则是因为当我写到第十九节时 ,跌了一跤 ,随即得了一场大病 ,住疗养院二三年。在病中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 ,草草结束了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家前后被抄六次 ,其中至少有三次 ,是借口查抄《铁木后传》的。造反派如此器重这部莫须有的文稿 ,使我一家人 ,百口莫辩。直到现在 ,我的书柜的抽屉还存在被铁器撬开的裂痕。这些人是为了判决我的罪名来找这部文稿的。在当时 ,一本“前传” ,已经迫使我几乎丧生 ,全家惶惶。我想 ,如果我真的写出了“后传” ,完成了它 ,得到了创作的满足 ,虽死无怨 ,早已经双手献出 ,何劳兴师动众呢 ?

现在大家关心这部“后传” ,情况当然不同。但还是没有。对于热心的读者 ,很可能要成为我终身的憾事了。

问 您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它写出来呢 ?

答 我的想法是 :在中国 ,写小说常常是青年时代的事。人在青年 ,对待生活 ,充满热情、憧憬、幻想 ,他们所苦苦追求的 ,是没有实现的事物。就像男女初恋时一样 ,是执着的 ,是如胶似漆的 ,赴汤蹈火的。待到晚年 ,艰辛历尽 ,风尘压身 ,回头一望 ,则常常对自己有云散雪消 ,花残月落之感。我说得可能消极低沉了一些 ,缺乏热情 ,缺乏献身的追求精神 ,就写不成小说。

与其写不好 ,就不如不写。所以 ,《铁木后传》一书 ,是

写不出来了。

我现在经常写一些散文、杂文。我认为这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不需要过多情感,靠理智就可以写成。青年人爱好文学,老年人爱好哲学。

问:平日写作之外,您作何消遣?

答:“文革”期间,我听过无数次对我的批判,都是不实或隔靴搔痒之词,很少能令人心服。惟有后期的一次会上,机关的革委会主任王君说:“这么多年,你生活上,花鸟虫鱼,作品里面,风花雪月。”

我当时听了,确实为之一惊。这算触及灵魂了吧?王君虽“主任”这一新闻机关的革命大权,但他是部队出身,为人直爽,能用十六个字,概括我的罪行,我想他不一定有这般能力,恐怕是他手下人替他总结出来的。

这是有踪影的判词。进城以后,街上繁华、混乱、嘈杂,我很少出门,就养些花儿草儿。病了以后,我的老伴,又陪我到鸟市,买了一个鸟笼,两只玉鸟。蝈蝈也养过,鱼也养过,也钓过。但所养的花,“文革”一开始,就都被别人搬走,鸟也不知去向,虫死鱼亡,几与主人共命。

我养什么也没有常性,也不钻研养法,也不吸取别人经验,又舍不得花很多钱,到终了什么也弄不出名堂来。

其实,写作本身,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最有效的消遣。我常常在感到寂寞、痛苦、空虚的时刻进行创作。我的很多作品,是在春节、假日、深夜写出来的。新写出来的文字,对我是一种安慰、同情和补偿。每当我诵读一篇稿件时,常常